

· 沈阳市职工业余创作观摩演出独幕剧选 ·

开车之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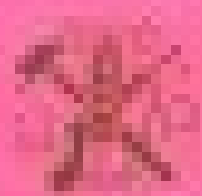
杨全增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开车之前

……

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

· 沈阳市职工业余创作观摩演出独幕剧选 ·

开 车 之 前

杨 全 增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1965年·沈阳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沈阳市职工业余汇演剧本之一。剧本利用在开车之前暫短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事件，刻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列車員，歌頌了医生、居民組干部、工人家屬助人为乐的新风尚，教育了輕視服务工作的列車員。

沈阳市职工业余創作观摩演出独幕剧选

开 车 之 前

楊 全 增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1½印张·21,000字·印数：1—7,000 1965年7月第1版
1965年7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：T10158·445 定价(7)0.12元

編 者 的 話

为了发展和繁荣业余戏剧创作，我们从沈阳市一九六五年职工工业业余话剧、曲艺观摩演出会的节目中，选编了独幕话剧《高潮里的浪花》、《一级品》、《闯关人》、《开车之前》、《一个炉灰箱》、《不断前进》等六个剧本，分编五个集子出版。

这些剧本所描写的都是工业交通战线和财贸战线上的新人、新事和新思想。创作这些剧本的是工人、营业员、服务员、列车员，他们本身就是劳动者。今天，他们在党的文化大革命伟大号召下，拿起笔来描写自己的劳动和斗争生活，热烈地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，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。这些会劳动又会从事文艺活动的业余作者，是社会主义文艺队伍的生力军。

这些剧本在戏剧处理方面，虽然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，但是这些剧本的作者，力求通过戏剧艺术反映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，力求在剧本中塑造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人物形象，以便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，这是值得我们热情地鼓励、积极地支持和大力提倡的。

由于选编时间短促，这些剧本还没有得到进一步加工修改，缺点一定不少，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沈阳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

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

时 间：一九六四年，春天。

地 点：东北某火車站。

人 物：季 英——女，二十五岁，某青年包車組乙班列車員。（原在甲班，后調乙班）

刘靜媛——女，二十七岁，某青年包車組甲班列車長。

黃玉洁——女，二十一岁，車站服務員。

季大娘——女，五十多岁，季英之母，居民組干部。

車大嫂——女，四十岁，工人家屬。

路 明——男，二十八岁，某铁路医院医生，季英的未婚夫。

布 景：火車站站台上，左边是天桥，露出桥栏杆，右边是地下道，雨搭下設有靠凳，雨搭頂部悬挂大幅标語牌，与此对称的是“丹宁”車站的站名牌，悬挂在空中。

幕 启：一声汽笛响过，一列客車由本站开出去了，相继响起了送車的音乐声，大幕随之有节奏地拉开。

广播声：本站工作人員請注意！105次列車就要进站了！請做好接車准备，迎接旅客下車！

〔季英手拿一张车票上来，刘靜媛迎面与她碰上。〕

刘静媛：小季呀，人接来没有？

季英：没有，这趟车没来！

刘静媛：噢！没来？也许是有什么事耽误了，可能坐下趟车来。那正好，反正你是歇班，今天接不来，就等明天呗！

季英：啊！刘车长，我把车票给那位大嫂送去！

刘静媛：车票，谁的车票？

季英：是一位带小孩的女同志的，她由山东来，上吉林去，在这换车，……

刘静媛：她的车票怎么在你的手里呀？

季英：我看她带着孩子挺不方便的，就去替她补了一张加快票。

刘静媛：嗨！你这是随时随地为旅客服务啊！

季英：刘车长，那位大嫂还在那等着我呢！

刘静媛：在哪呢？来，把票交给我，我给她送去！

季英：刘车长！

刘静媛：（抢过车票）这不，105次快进来了，你快去接接那位支援新线的大夫同志吧！

季英：刘车长！

刘静媛：小季呀！自从你调到乙班以后，我们眼看就要被你们撵过去啦！

季英：刘车长！

刘静媛：好啦，不说啦。我去给那位大嫂送车票去，你在这等着他吧！（欲下。）

季 英：我去吧！刘車长。

刘靜媛：我去看看我們車的准备工作怎么样了，順便給捎去！

季 英：（欲追）刘車长！

〔刘靜媛下。黄玉洁无精打采地拖着长把笤帚上。〕

季 英：小黄，又怎么啦？

黄玉洁：（不语）……

季 英：不舒服？

黄玉洁：沒有！

季 英：那你这是……

黄玉洁：（低头，嘴里叨咕什么）……

季 英：啊，那一定是老主任批評你啦。

黄玉洁：也不是，我按时完成任务，他为啥批評我！

季 英：可就是嘴上都能挂住油瓶子啦！

黄玉洁：季英姐，你……

季 英：快别叫人悶得慌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

黄玉洁：还不是因为旅客！

季 英：旅客？

黄玉洁：干咱們这一行可真难哪！一个老头給我提意見，說我解答問題不耐心。

季 英：那你就耐心一点唄！

黄玉洁：人家正忙着扫地呢，可他一个勁問起来沒完。

季 英：不常出門的旅客都願意打听打听，怕上錯了車。

黄玉洁：那不有問事处嗎？

季 英：小黄，咱們每人都應該是問事处啊！人家新民車站

不就是这样做的嗎？

黃玉洁：那問事處不就沒用了嗎？

季英：方便旅客嘛！你沒看人家百貨公司的營業員，不都是“百拿不厭，百問不煩”嗎？

黃玉洁：季英姐，別說啦，你沒看見那旅客有多氣人！

季英：小黃，出門的旅客誰不願意找個順當？只要我們的工作使他們滿意了，他們就會稱贊我們是人民的好服務員！

黃玉洁：旅客還有個滿意？

季英：怎麼沒有！

黃玉洁：那我們就……

季英：就安心當服務員唄！這也是為人民服務啊！

黃玉洁：季英姐，誰說不為人民服務啦，看你說的。

季英：是啊！我們為人民服務，是不能選擇地點和講條件的。我和你一樣，都在給旅客服務啊！

黃玉洁：我跟你可沒法比呀！

季英：怎麼不能比？雖然我在車上，你在站上，可是工作性質都是一樣啊。

黃玉洁：可你是模範列車員，又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。我呢？

季英：你這個小傢伙呀！（季英邊談着邊拿過黃玉洁的笤帚，幫她掃起來。）

黃玉洁：（若有所思地）服務員？這是為人民服務？季英姐，你說這就是咱們的工作呀？又掃地又倒茶的，整天地圍着旅客轉！

季 英：这不正是为人民服务嗎？

黃玉洁：这……

季 英：我們的工作多有意思，每天輸送着成千上万的旅客。

黃玉洁：可不，一天忙到晚，只有下班躺在在床上，才觉得安靜些。可是，一做梦又是給旅客背包袱，連睡觉也都累得够呛！

季 英：我說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說：在我們服务的旅客当中有的是炼鋼英雄、劳动模范，有的是保卫边疆的战士。給他們服务該多么光荣啊！

黃玉洁：（语塞地）我……

季 英：我們宁肯累一些，让旅客輕松一些，我們麻煩一些，旅客才能方便一些呀！好让他们准备精力，加紧生产呀！

黃玉洁：那我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一生？

季 英：嘿，好哇！还滿有雄心壮志呢！那你就說說，怎样才能不平平淡淡地过一生呢？

黃玉洁：我在学校的时候，就想将来要做一个白衣战士，穿上那雪白的大褂，工作在靜靜的医院里，那該有多神气呀！

季 英：医院里也不象你想象得那样輕松啊！医治和护理病人，也是个緊張和复杂的劳动啊！

黃玉洁：不管怎么說吧！我总觉得越是复杂的工作，才越有个奔头！季英姐，我并不是怕艰苦，建設社会主义，我們年紀輕輕的應該战斗在最艰苦的地方，你

說對吧？

季英：我們這行也需要有人來做呀！

黃玉洁：那就讓別人去做吧！反正我覺得在這雨搭底下，不遭風吹雨打，又沒有鬥爭，太平凡了！

季英：什麼？太平凡了！

黃玉洁：我已經向領導上提出申請啦，要求調到艱苦的地方去！

季英：怎麼，你要求調轉工作啦？

黃玉洁：對啦！新疆，西藏，雲南，貴州哪都行，只要不站在站台上，當然，能做一名醫務工作者那才是最理想的了！季英姐，真的，我都準備好啦！

季英：小黃！你怎麼能……

黃玉洁：李站長到局里開會去啦，說不定局領導會批准的！

季英：小黃，你想錯啦！領導上是會批准的，領導上決不能遷就你這種錯誤思想啊！

黃玉洁：什麼？

季英：（緩和地）小黃，社會是一個具有各行各業的整體呀！如果我們都穿上白大褂，都在醫院里為人民服務，那就沒有人穿藍制服啦，也就沒有人去開火車啦，沒有人去煉鋼、種地……那我們的社會主義就不用建設啦！

黃玉洁：（語塞地）那……

季英：小黃，好好想想吧。建設社會主義，哪行也不能少啊！

黃玉洁：這麼說……

〔这时，汽笛声、列车进站声、下车的旅客嘈杂声……响成一片。

黄玉洁：哎呀，列车进站啦，我去接车！

季英：好，你先忙去。一会儿我们再来，我在这等个人。

黄玉洁：等人？

季英：回头再告诉你。

黄玉洁：那我先走啦！

季英：哎。

〔黄玉洁下。季英向侧幕喊：“下车的旅客，请您经由地下道出站，请不要拥挤，慢些走！上车的同志，请您不要着急！哎，那位老大娘，您不要慌！来，我搀您上车！”跑下。少时，又回来，向侧幕里张望。

季英：（自语地）难道这趟车又没来，（掏出电报看）这电报上明明写着今天一早到啊！

〔幕后传出季大娘声：“哟，那是谁呀？别打横道线上过呀！小心点，别叫车碰着。唉！小伙子呀！多绕两步，搁地下道过来吧！”

季英：（惊喜地）我妈来啦。

季大娘：（上。冲侧幕）年轻的净想抄近道。

季英：妈！

季大娘：哟！季英，你咋还不回家呀？哎，接的人呢？

季英：他那趟车没来。

季大娘：我说呢。我一捉摸你是又替别人走车啦！许是来不了及回家，我就把出乘用的东西给你送来了。反正我

在家里沒事，也順便看看姑爷来沒来。

季 英：媽，你看你！

季大娘：哟，可不是咋的，你看我，人家还没有結婚呢！

对：媽說錯了还不行嗎！叫对象！

季 英：媽！

季大娘：我們連面还没見過呢，你說……

季 英：他来了你不就看見了嘛！

季大娘：对，那还用你說呀。

〔黃玉洁急匆匆地上。〕

季 英：小黃，出什么事了？

黃玉洁：哎呀！105次列車上，下来一位孕妇旅客，看样子要生，来不及上医院啦，老主任让我去請助产士，这可到哪儿去找！

季 英：旅客的困难就是我們的困难，得千方百計地解决啊！

黃玉洁：那……

季 英：保健站的大夫呢？

黃玉洁：上一位病人家看病去啦！

季 英：那，……走！給妇嬰医院挂个电话，請他們派个大夫来。

黃玉洁：医院离車站这么远，也不赶趟啊。

季 英：那也不能让孕妇等着啊！

黃玉洁：嗜！这样人也真少见，都到这时候啦，还出門干啥，这不是給咱們当服务員的出难题嗎？

季 英：小黃，这么說可不对呀！給旅客服务，怎么能嫌麻

煩呢？要不，還要我們服務員干嘛呀？

季大娘：對呀！孩子，你季英姐說得對呀！

黃玉洁：大娘，你怎麼來啦？

季大娘：我是來給她送東西的。別說這些啦，走，領大娘看看去，生孩子是個大事呀！

季英：我也看看去。

黃玉洁：哎！（三人自地下道下。）

〔一列列車由遠而近，一聲長鳴飛馳而過。少頃，路明背着行李，斜挎背兜，一手拎網兜兒，一手拎旅行兜上。〕

路明：（放下東西，擦汗，四處張望）哎，她怎麼沒來呀？沒接到電報？還是出乘了？是啊！現在運輸任務這麼忙，她怎麼能因為自己的私事請假呢？對！我不能影響她的工作。我提前報到去！不行啊，我得想法告訴她一聲。對，我給她們段里掛個電話。

〔車大嫂拎兜上。〕

車大嫂：（端詳路明）哎！同志呀，看樣子你是鐵路上的。

路明：啊，對。

車大嫂：我跟你打聽個人，你大概認識吧？

路明：誰呀？

車大嫂：三十八號。

路明：三十八號？

車大嫂：嗯。

路明：咳！大嫂，這代號，我上哪知道去。你得說他的工作單位、姓名。

車大嫂：喲！姓啥叫啥咱可不知道，反正是你們鐵路上的人。

路明：鐵路上這麼多人，那可不好找啊！

車大嫂：嗜！同志，鬧了半天你不知道啊！

路明：是啊！代號我可不熟悉。

車大嫂：剛才我在站外邊打聽，是一位姑娘告訴我的。她說，你找三十八號，在站里哪！那可是一位好姑娘！

路明：噢，是這個車站上的呀！那我更不知道啦！我是從大連來的。

車大嫂：啊！那我到那邊找找去。（欲下。）

路明：（看看自己的東西，然後四處張望。）

車大嫂：怎麼，你是不是……

路明：本來有人來接我。因為我有些事情，上趟車沒趕上，就坐這趟車來啦，所以……

車大嫂：沒人來接你？那不要緊，來，我送你出去！

路明：謝謝你吧，大嫂，也許她有什麼事來晚了，我再等她一會兒。

車大嫂：那好。（欲走，發現遠處有人）喂，同志，你不是三十八號啊？（向路明）同志，我攆三十八號去，若是沒人來接你，回頭我把你送出站。（急下。）

路明：不用啦！（向遠處張望，仍不見來人，整理東西。）
〔黃玉潔上。〕

黃玉潔：同志！你是上車的吧？這趟車可快要開車啦！

路明：我……

黃玉潔：（一楞）你……

路明：啊？

黄玉洁：你不是路老师嗎？

路明：你是……

黄玉洁：我是大連铁路卫校的学生，你不是还給我們班讲过課嗎？

路明：啊！你是黄——玉——洁！

黄玉洁：对嘍，（热情地）路老师！

路明：哎，你怎么到这来啦？

黄玉洁：还不是因为我媽！

路明：你媽？

黄玉洁：我媽就我这么一个女儿。毕业的时候，她恐怕我調到远地方去，就整天嘀咕。实在沒法，我跟领导把我媽的意思說了，就把我調到这来啦。

路明：做什么工作呀？

黄玉洁：（指自己的符号）服务员！

路明：（一看黄玉洁的符号是三十八号）啊！你就是三十八号？你干得不錯嘛！哎，刚才就有一个同志找你，她还一个劲地表揚你呢！

黄玉洁：還不錯呢，都沒把你气死！

〔幕后声：“同志呀，上兴城去坐什么车呀？”

黄玉洁：（不悅地）你打算坐什么車呀？

〔幕后声：“哟！姑娘，我坐火车呗！”

黄玉洁：那你就上吧！

〔幕后声：“上那边那趟车，对呀？”

黄玉洁：对！对！上吧！瞧这个麻煩勁！

路明：小黄，这……

黄玉洁：整天吵吵吵，把嗓子都喊哑啦！连个好也换不出来。可憋气啦！

路明：憋气？

黄玉洁：那可不。我要在医院里工作，该有多神气呀，何至于跟旅客惹气！

路明：話可不能这么說呀！

黄玉洁：本来我的志願是当一名医务工作者，現在可倒好，整天跟笊帚、墩布打交道。

路明：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。依我看，你这个工作也挺不錯嘛！

黄玉洁：路老师，你知道，我是多么想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啊！可現在，整天打发南来北往的旅客，你就是滿身都是勁，也离不开扶老携幼。

路明：小黄，革命工作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哪！

黄玉洁：你敢情整天坐在医院里……

路明：什么？你认为医院里就清閑嗎？不，也挺复杂啊。一天到晚为患者服务：医疗、注射、换药……虽然劳累一些，但我觉得光荣。看着病人一个个健康地走出医院，我們的心里該是多么高兴啊！只有为患者解除了痛苦，才是我們医务工作者最大的幸福！

黄玉洁：是啊，越是复杂的工作、艰苦的工作，才越有意思呢。建设社会主义嘛，不贡献出全部力量，能对得起党嗎？

路明：你說得对！要对得起党，就要听党的話，党叫干什